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Han Yang Dance and French Brittany Yabado dance

Zhi Liu Nan Sheng*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raditional Han Chinese Yangge dance and the Yabado dance from Brittany, France. Through a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t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n terms of dance form,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social functions. The study combines literature analysis,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theories of dance anthropology to compare these aspects from dimensions such as historical origins, movement characteristics, musical rhythms, costumes and props, performance settings, and cultural symbolism.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modern inheritance paths of both dances under globalization, revealing strategies for adapting traditional folk art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and to deepen the dialogue dimension in cross-cultural dance studies.

Keywords

Chinese Han Yang dance; French Brittany Yabado dance;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中国汉族秧歌舞与法国布列塔尼雅巴多舞蹈对比研究

柳智 盛南*

吉林外国语大学, 中国·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

本文以中国汉族传统秧歌舞与法国布列塔尼地区雅巴多舞蹈为研究对象,通过跨文化比较的视角,分析两者在舞蹈形态、文化内涵及社会功能上的异同。研究结合文献分析、田野调查与舞蹈人类学理论,从历史起源、动作特征、音乐节奏、服饰道具、表演场合及文化象征等维度展开对比。进一步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两种舞蹈的现代传承路径,揭示传统民间艺术在当代社会中的调适策略。本研究旨在为中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理论参照,并深化跨文化舞蹈研究的对话维度。

关键词

中国汉族秧歌舞; 法国布列塔尼雅巴多舞蹈; 跨文化比较

1 引言

在欧亚大陆的两端,中国黄河流域的鼓点与法国布列塔尼半岛的风笛声,以截然不同的韵律诉说着人类对土地、信仰与群体生存的共同渴望。汉族秧歌舞与布列塔尼雅巴多舞蹈,这两种扎根于农耕文明与海洋边缘文化的肢体语言,恰似一面棱镜,折射出东方宗法社会与西欧地域共同体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独特精神图腾。

【作者简介】柳智(2003-),男,中国陕西延安人,在读本科生,从事语言研究。

【通讯作者】盛南(1982-),女,中国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副教授,从事法语教学法研究。

2 中国汉族秧歌舞与法国布列塔尼雅巴多舞蹈的比较

2.1 艺术特点的比较

2.1.1 服饰道具的比较

秧歌舞的服饰以红、绿、黄等鲜艳色彩为主,搭配彩绸、绣花等元素,象征喜庆与农耕文化的丰收意象。形态也多样化,包括旱船、花棍、伞具等,其中“伞”在鼓子秧歌中既是队形指挥工具,也象征权力;高跷道具则增强表演视觉高度,体现技巧性;其材质多用竹木(花棍、高跷)、布艺(彩绸)和金属(锣鼓),注重声响与动态结合。

雅巴多舞蹈服饰以布列塔尼地区传统刺绣服饰为特色,女性穿黑色或深色长裙配白色蕾丝围裙,头戴标志性的“coiffe”(高耸蕾丝头饰);男性则穿绣花背心、宽腿裤,配以腰带和木鞋;其材质多为亚麻或羊毛。道具以手帕、木棍为主,手帕用于男女互动传递情感,木棍则象征牧羊人或传统劳作工具;部分舞蹈中使用十字架或宗教图案道具,反

映布列塔尼地区的天主教文化影响；其材质以木材、亚麻为主，强调自然质感。

2.1.2 舞蹈动作的比较

秧歌舞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活态传承，其动作体系深度融合了劳动实践、地域文化与集体精神。动作语言根植于农业生产场景，通过“扭、摆、踢”等肢体语汇对插秧、挑担等劳作姿态进行艺术化提炼^[1]。不同地域的秧歌在动作风格上形成鲜明对照，既有展现男性阳刚气质的蹲扑跳等大开大合动态，又包含女性通过小颤步与手绢技法传递的俏皮韵律，这种性别化的动作编码折射出传统社会分工的深层结构。随着时代发展，秧歌动作突破程式化重复，通过延长肢体线条、强化空间造型（如绷脚面形成的锐角）以及高难度托举技巧，在保留农耕基因的同时注入现代审美张力。其动作节奏严格遵循打击乐器的声效逻辑，以锣鼓点驱动队形在八卦阵等象征性图式中流转，既暗含古代军事智慧，又形成视觉秩序的几何美感。当代秧歌舞更通过百人协同的宏大编排，将个体动作汇聚为民族精神的集体叙事，在抗争性姿态与昂扬韵律中重构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对话维度。

雅巴多舞蹈作为法国布列塔尼地区的传统舞蹈，以独特的艺术形态融合了凯尔特文化传统与天主教仪式元素，展现出多层次的审美与象征内涵。其动作设计强调优雅与仪式性，女性舞者通过流畅的滑步和旋转使裙摆展开如花，凸显古典舞蹈的肢体协调美，而男性则以跳跃、踢踏等腿部力量主导的动作形成刚柔对比。在音乐表现上，布列塔尼风笛与手风琴的复合节奏（如6/8拍与4/4拍交替）赋予舞蹈轻快弹性，舞者严格遵循节拍完成整齐的踏步与拍手动作，通过“链式行进”等队形展现群体协作的精密性。舞蹈的空间结构极具象征意义。宗教与社群的互动贯穿始终，尽管个体动作自由度较低，但通过位置交换、道具互动等设计，雅巴多舞蹈在强调群体统一性的同时，仍保留了布列塔尼地区文化独立性的符号表达，成为历史脉络与地域身份认同的活态载体。

2.1.3 表演形式的比较

汉族秧歌舞与法国布列塔尼地区的雅巴多舞蹈在表演形式的建构逻辑上呈现出文化记忆载体的差异化表达。秧歌舞作为农耕文明的动态符号，其表演体系以集体协作的宏大叙事为核心：通过打击乐主导的节奏系统与象征性阵型编排（如八卦阵、龙摆尾），将军事布阵思维与自然意象转化为肢体语言，形成兼具秩序感与狂欢性的复合结构；角色分工体系（如伞头、鼓子）与高难度技巧（高跷、步伐变化）的融合，既强化了劳动场景的艺术升华，又通过程式化动作与即兴创造的辩证统一（如十字步基础框架下的自由变奏），维系着传统节庆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

相较而言，Gavotte舞蹈则根植于凯尔特文化基因与天主教仪式传统，其表演形式通过严密的节奏控制系统（复合节拍交替）与仪式化队形设计（螺旋、链条式行进），构建

起具有内向凝聚力的社群互动模式：群体同步动作（整齐踏步、手拉手行进）不仅强化了宗教象征意义，更通过动态图案的交替变换（如圆圈与行列穿插）实现历史记忆的空间编码，使舞蹈成为维系布列塔尼文化独立性的身体实践。两者虽同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载体，但秧歌舞倾向于通过节庆场域的公共展演释放农耕族群的生命力，而Gavotte则依托仪式空间的闭合性，以严谨的节奏纪律和代际传承机制巩固社群的内部认同。

2.1.4 表演场合的比较

秧歌舞与雅巴多舞蹈的表演场合映射出两种文化体系对传统艺术的生态承载与功能诠释。秧歌舞以中国农耕文明为根基^[2]，其表演场景呈现从乡土仪式到现代社会的多维跨越：在传统节庆（如春节、元宵节）中，以舞蹈表达对自然的敬畏，而现代转型则体现为剧院舞台的灯光布景革新与街头巷尾的“观演一体”狂欢（如东北秧歌的开放性互动），同时借助“秧歌展”等跨区域活动推动非遗创新，形成田间地头、城市广场、专业舞台的多元空间叙事，既延续农耕记忆又适应城市化进程^[3]。

相比之下，法国布列塔尼的雅巴多舞蹈则紧密嵌合凯尔特文化基因与天主教信仰体系：宗教仪式（如复活节、圣徒纪念日）中，舞者以十字架道具与环形队形构建神圣场域，教堂前广场的表演通过建筑空间强化灵性维度；社群聚会（如乡村婚礼、丰收节）则以手拉手链条行进等动作符号凝聚布列塔尼人的文化身份，代际传承更依托家庭与村落内部场景维系传统规范。

二者虽均依托自然景观（陕北秧歌的街巷流动与雅巴多海岸森林共舞）实现艺术表达，但秧歌舞侧重通过场合拓展实现文化调适，而雅巴多舞蹈则坚守宗教与社群场景的原生性，将表演空间转化为抵抗文化同质化的精神堡垒，共同揭示传统舞蹈作为文化载体的空间政治学意义——前者以场合多样性见证文明形态转型，后者以场景纯粹性捍卫族群认同边界。

2.1.5 音乐特点的比较

汉族秧歌舞与布列塔尼雅巴多舞蹈的音乐体系在功能性与文化表达上呈现深刻差异与微妙共性。从核心乐器观之，秧歌以锣、鼓、镲等打击乐构建声场基底，其浑厚的鼓点不仅承担指挥队形变换的实用功能，更通过密集节奏再现农耕协作场景；而Gavotte则以风笛的苍凉音色与手风琴的绵长气息为灵魂，在布列塔尼山地村落中，风笛持续低音与快速连音既维系宗教游行的神圣性，又通过6/8拍与4/4拍的复节奏交替激发舞蹈的跳跃动态。

二者虽均具备强烈的节奏标识，但秧歌以单一强拍主导（如东北“哐哐哐”的2/4拍机械动力），强调集体动作的整齐划一；Gavotte则通过复节奏织体（如Tri Yann乐队融合摇滚元素的实验性变奏）保留个体表达空间。在文化符号层面，秧歌音乐通过唢呐嘶鸣与锣鼓轰鸣建构节庆狂欢

的公共性，其电子化改编侧重大众娱乐性传播；Gavotte 却将风笛音色转化为抵抗文化同质化的武器，其创新始终围绕传统符号的现代转译。值得注意的是，二者现代转型路径折射出底层逻辑差异：秧歌交响化创作（如《黄河秧歌》的管弦乐编曲）延续宏大叙事传统，而 Gavotte 的跨界实验（如宗教节奏与电吉他的拼贴）则凸显布列塔尼人对文化主体性的坚守。这种差异本质上源于秧歌的庶民狂欢基因与 Gavotte 的仪式神圣血统之间的深刻分野^[4]。

3 文化内涵与社会功能异同成因

3.1 文化内涵原因

秧歌舞与雅巴多舞蹈作为东西方农耕与游牧文化孕育的舞蹈形态，其文化内涵与社会功能既存在深层共性，又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性。从文化内涵来看，秧歌舞根植于汉族农耕文明，通过“八卦阵”等大规模队形模拟军事布阵，以旱船、花棍等道具隐喻“天人合一”的劳动哲学，其服饰色彩（如红黄对比）与节庆狂欢（如福建采茶舞的全民参与）共同构成祛邪纳福的民俗符号体系，而多民族交融痕迹（陕北秧歌的蒙古袍元素）与开放性创新（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电子鼓点融合）则彰显其文化包容性。相比之下，雅巴多舞蹈承载着布列塔尼地区的凯尔特传统与天主教信仰，其圆圈队形与手拉手动作既象征轮回观念又强化社群纽带，木棍道具与螺旋队形将农牧劳作（牧羊人象征）与自然崇拜（海浪与森林路径模仿）双重编码，而高耸蕾丝头饰“coiffe”与黑白服饰对比则通过视觉符号系统固化传统社群的身份等级制度。两者虽均以舞蹈为文化基因载体，但秧歌更注重通过跨代际协作（如潮汕英歌舞少年队员培养）和文旅融合实现活态传承，雅巴多舞蹈则依托宗教仪式规范（如复活节表演）与语言音乐保护（布列塔尼语民歌）维系文化纯洁性。

3.2 社会原因

秧歌舞以春节、元宵节为时空场域，通过锣鼓喧天的集体狂欢强化地域认同，其动作原型（插秧、挑担）与非遗创新既传递劳动价值观，又推动传统艺术的当代转化，甚至衍生出广场健身秧歌等社区健康管理新模式。雅巴多舞蹈则深度嵌入天主教节庆与自然景观（如海岸祭祀），通过平等参与机制（链式队形打破阶层差异）和传统工艺延续（刺绣围裙家族传承）巩固布列塔尼人的文化独立性，其争议性跨界实验（Tri Yann 乐队的风笛摇滚融合）既引发传统派反对，又借助欧洲文化节巡演成为法国文化多样性的国际标签。

二者差异的核心在于：秧歌舞以动态调适拥抱现代化进程，通过电子化改编与文旅经济嫁接实现文化符号的再生产；雅巴多舞蹈则通过严格的动作规范与乐器“纯正性”坚守（如拒绝电子乐器），在全球化浪潮中构筑抵御文化同质化的精神堡垒。这种外向扩张与内向固守的分野，本质上折射出东方农耕文明“和而不同”的包容哲学与西方少数族裔

“以守为攻”的身份政治之间的深层文化逻辑差异。

3.3 影响

汉族秧歌舞与布列塔尼雅巴多舞蹈作为东西方农耕文明的典型艺术载体，通过差异化的传承路径塑造了独特的文化影响力。在本地社区层面，秧歌舞以节庆表演（如春节、元宵）为核心，并借助跨区域非遗展演（如河北井陘拉花与潮汕英歌舞的联动）推动代际传承；而 Gavotte 则通过宗教仪式（圣徒纪念日）中的螺旋队形与十字架道具，维系布列塔尼地区的凯尔特文化独立性，其家族传承模式抵抗着法国主流文化的同质化渗透。在艺术跨界领域，秧歌的“颤摆”动作体系既滋养了评剧、二人转等传统戏曲，又被张继钢在《黄土黄》中抽象为民族精神符号；Gavotte 的复节奏则被 Tri Yann 乐队与摇滚乐融合，其圆圈互动模式甚至影响了爱尔兰踢踏舞的编舞逻辑，形成欧洲民俗舞蹈的共通语法。全球化语境下，两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传播策略：秧歌舞通过西安“大唐不夜城”的声光电改造和抖音短视频的网红化传播，既实现年轻群体覆盖，又在国际巡演中面临文化简化为“东方奇观”的困境；Gavotte 则依托 Lorient 艺术节等精英化平台进行小众传播，布列塔尼人通过拒绝旅游商业化（如禁止仪式动作改编）坚守文化纯粹性。意识形态维度上，秧歌舞自延安时期便被赋予政治隐喻，从革命宣传工具升华为“民族复兴”的象征；Gavotte 则通过服饰符号（黑色长裙与白色围裙）和独立运动关联，成为布列塔尼文化自治诉求的空间宣言。这两种舞蹈最终演变为文化抵抗的双重范式：前者在主动拥抱现代性中重构传统，后者则以封闭性传承捍卫文化主权。

4 结语

汉族秧歌舞以农耕文化为根基，动作欢快舒展，强调群体协作与节日庆典的集体性表达，其“扭、摆、跳”的韵律体现民间朴素的生活美学；而布列塔尼雅巴多舞蹈则以欧洲宫廷与乡土传统的融合为背景，注重严谨的队列变化与节奏韵律，步伐轻快且带有宗教仪式遗风，反映布列塔尼人的身份认同与社群凝聚力。二者均通过肢体语言传递民族文化记忆，但在艺术表现上，秧歌舞更倾向世俗化与即兴性，雅巴多则保留较强的程式化特征。

参考文献

1. 刘晓真. 舞蹈人类学视野下的民间仪式比较[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21.
2. 于平. 说“扭”: 中华民族舞蹈原始发生蠡测续说[J]. 民族艺术研究, 2024, 37(02): 129-139.
3. 苑利. 中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22.
4. 《Danses de Bretagne》影像档案 制作: 法国国家视听研究院 (INA)